

農國辨

章士釗

有楊銓君。在申報著論。題曰中國能長爲農國乎。於愚農村立國之義。加以抨擊。大旨謂農業與工業。未可偏廢。以徒農則以原料供人。而其一己之衣食住。以及農具與消耗品。皆將仰人之鼻息。且中上社會之嗜好日增。金錢之流出者。年以千百萬計。非工似漏卮無以塞。以事實言。吾雖不欲興工。而歐美之製造家。已挾其資本。建廠於吾腹心之地。大勢如此。欲罷不能。農國之談。徒夢想耳。此其爲說。本恆人之公疑。前此屢有所聞。如蔣君夢麟。王君吉占。皆於愚明農之旨。不無誤會。愚久擬詮釋而未有當。今幸有會。請得而言。

討議此題。第一宜知農國何謂。在楊君之意。或疑愚所立義將斥一切工事不務。徒貿貿然驅天下之人以納於農。人己之不知。學藝之不講。入山唯恐不深。入林唯恐不密。羣木石鹿豕相與居遊焉耳矣。實則楊君所學之理與實。俱至淺顯。愚雖闇陋。亦能運思及之。其倡爲農說。自信儘有餘地。以恣如此等義之出入。曾不阻遏。蓋五尺童子。可以知之。天下固未有全然廢農之工國。亦未有全然廢工之農國也。豈唯不廢工國之重農者。有之。美利堅是也。農國重工。義亦宜有。楊君所云農業機械之改良。與水陸交通之建設。固自農國所有事。夫亦問其所以重之者。其精神爲工爲農已耳。吾農國也。而古稱四民。農工各分一席。史遷爲貧殖傳。既稱工相與議技巧。農相與謀稼穡。即期以各安其居而樂其業。甘

其食而美其服，讀兩漢詔書。諄諄勸農。可謂盛矣。而孟堅稱孝宣之治。綜核名實。技巧工匠器械。自元成間。鮮能及之。有農無工。自古已無是義。寧有生于今日大通之世。而反昧於通工易事之理者乎。以知愚主農國。其慨念殆不如楊君所懷。楊君之詞云云。在邏輯論之逸果倫楮。逸果倫楮者。猶言未得其論點也。

然則農國者何也。曰農國對於當今之工國言之。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。人工之所就。即人口全部。謀所配置之。取義在均。使有餘不足之差。不甚相遠。而不攪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。謂之農國。反是而其人民生計。不以己國之利源為範圍。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之利。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為原則。因之資產集中。貧富懸殊。國內有勞資兩級相對如寇讎者。謂之工國。建國之本原既異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。皆緣是兩歧。農國講節欲。勉無為。知足戒爭。一言蔽之。老子之書。為用極宏。以不如此。不足以消息盈虛。咸得其宜也。工國則反之。縱欲有為。無足貴爭。皆其特質。事事積極。人人積極。無所謂招損。損更闢滿。損滿迴環。期於必得。以不如此。不足以興集國富。日起有功也。農國尚儉。貴為天子。以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相高。漢文作露臺百金。以其為十家之產而罷。其他明君作詔。以雕文刻鏤為傷農事。錦繡纂組為害女紅者。多不勝讀。商通有無。易於居奇。則一體賤之。奇伎淫巧。為之有禁。以不如此。不足達其以口量地有餘而食之惜也。(詳見漢文讀法百姓語)工國尚奢。大規模之工作。自上達下。祇須有力為之。無不恣意而崇其成。帝居寺殿之壯傑。大道朱樓之宏麗。吾三都南京之所夸論。曾不足方其什一。豪商所享。遠過通侯。利之所在。仁義歸之。史公所歎以財力相君。雖為

僕虜。猶無慍色。以爲今之五洲財閥。如俗稱煤油鋼鐵汽車諸大王者。始爲盡致。商者在吾以通難得之貨爲病。而彼謂非難得。其值不厚。工者在吾以作無用之物爲防。而彼謂非無用。人欲不屢。有經濟之學以明之。立商標之法以護之。趨利若渴；死而後已。其所以然。則取利之途廣。多取之以恣一時之欲。非深識大仁。洞觀百年者不見其害也。更分言之。農國政尙清靜。以除盜安民。家給人足。爲興太平之事。工國則言建設。求進步。爭於物質。顯其功能。如吾汲黯臥治。彼所不解。農國說禮義。尊名分。嚴器數。工國則標榜平等。一切脫略。惟利之便。農國於財務節流。於人務苦行。於接物務撝謙。工國則財以開源爲上。人以有幸福求賤賤爲上。接物以發揚蹈厲爲上。農國重家人父子。推愛及於閭里親族。衣食施與恆不計。工國以小己爲單位。視錢如命。倫理之愛。別爲一道。姊弟同車。各出銅幣一枚。分購車位。反相安焉。農國惡訟。訟涉貸錢分產。理官每舍律例。言人情。勸兩造息爭以退。工國則財產之事。毫不肯苟。全部民法。言物權債權者八九。訟師數萬。竊食於茲。最後則農國以試科取人。言官單獨風聞奏事。不喜朋黨。同利之朋。尤所痛惡。工國明明言財利。內賄外政。比周爲黨。立代議制。朋分政權。如此之別。不可一二計。綜其要歸。欲寡而事繁。財足而不爭（仍史公語）。農國之神也。欲多而事繁。明爭以足財。工國之精神也。其精神之所由起。以財源是否在於本國爲斷。由此勘入。思過半矣。

自十八世紀以還。歐洲機械漸興。工業日茂。廠肆駢立。農化爲工。小資本之生業。逐見衰滅。人輕去鄉里。覓食通都。都市生活。爲之盛漲。一方田畝荒蕪。食料不給。而一方互市海外。生涯暢

遂。大地未甚開發之農國。生貨填委。可以少許成品。誑取多許。自非食糧。資以活給。稍加造作。旋又往售。生熟出入。利每十倍。因乃本土殷繁。冠冕一世。增造富族。豪侈無倫。如是者百餘年。遷流之極。弊不勝言。其在國內。貧富兩階。相去太殊。富者木土被文繡。犬馬餘肉粟。而貧者織不去機。裡褐不完。終歲勤動。一飽不得。故以南開市人而苦寒露。波多人而病消渴。一國熱視。恬不為怪。何也。舉凡所產。固以供轉輸。博外利。與前民用平人欲之旨去之萬里也。工者積不能平。聯盟力抗。所謂社會主義者。自共產以至工聯。隨激有差。而求所以甘心於資本家者則一。凡在工國。無一能安。患禍奚出。不復可料。其在國外。言制作也。科學久成公器。言貿易也。我往寇亦能追。其初英吉利獨為先登。舟車所至。無不如意。既而德美法日。相繼崛起。製器功伴。行商地醜。即前此坐受盤剝之農國。亦各漸染機心。粗能步武。倡行土貨。明示紙排。是世界商場。明明日窄一日。而通商惠工之若干國者。機件之益益敏給。效率之益益增大。出品多而成本輕。計算之益益不可低昂。人口之大多數。依工為命。作業之益益不可曠廢。綜計製造全力。如董君時進所言。殆足供給更一地球之貨品而有餘（見申報論中國不宜工業化）。自二十世紀開幕以至一九一四年。歐美之工業狀況。全陷入於此種供求不應之反比例中。商軌之僻馳日甚。同業之相煎益急。而謀壟斷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兩國。勢且力彘其一。以為一時苟且偷託之計。因而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戰。使凡為商戰者。靡不加入。由今思之。正如懸崖轉石之必至於地。無可致疑。嘻歐洲苟其狗工無已。不知更化。則後之視今。亦猶今之視昔。更越二三十年。戰且逾酷。昧者不察。以謂協約國。今以公理人道勝。國際之清平可期。以近五年間之事證之。

得非夢囈。外之商事之逼拶如此。內之工潮之澎湃如彼。歐洲工制之所由崩壞。大略可知。

吾人生當此世。其將何以自處也乎。四五十年來。吾震於歐洲國勢之強。學術之盛。工藝之精。凡西來者。率不加考問。一律迎之。以爲歐洲若是。吾亦當然爲之。舉吾舊有。謂與弱國爲媒。拉雜唾棄不惜。以本題言。今之倡言中國必工業化。然後可以自存（參觀申報俾君代英所著中國可以不工業化乎一文）者。尙比比也。嘗試論之。苟吾乍經鴉片戰爭之大創。銳意維新。如日本明治初年之所爲焉。則且不問得果之良惡如何。而以犬羊之質。服虎豹之文。求爲一外強中乾。參伍歐美。尙工形似之國。自屬可能。何也。其時工業萬能之花。盛開而仍未謝。鎔場未盡。可供週旋。羣義未滋。工人用命也。而今也王氣已收。大戰初已。各國之所以自窘於工。如繭之縛者。底裏盡露。懲忿無及。於時而謂新興工业化之龐然大國。可容發迹。殆爲不解事者之所妄期。况乎工國矯揉浮僞。號登萬端。凡爲右工之民。亦一口能張。兩足能舉之機器。出作入息。各銜輪齒。莫之或紊焉耳。於茲爲羣。亦太寡味。借曰。可期。豈其所欲。工云工云。不思甚矣。至於外貨侵尋。財漏無幾。如楊君所慮數事。又海關之冊。近告入超將及三萬萬元。核其所入。米且二萬萬石。麵粉三百餘萬石。棉布值二萬萬兩（如據君說。駁駁扼吾農產之吭。使不得吐氣。此農國失其所以爲農之咎。非農國不能化而爲工之咎。所有墨守農法。於今無濟。允宜借助工事。勵學明藝。農產而外。別興土物以斥外物各情。俱吾農國之所常有事。祇須所興以爲吾用。或爲吾用而更能興。循環操作。功用不出本土。律愚竊立兩種國家界說。其義並未出農而入工。而又何疑焉。

本此以談。吾之立國不常有背於農也。斷可識矣。楊君發問。中國能否長爲農國。不待躊躇而宜應之曰能矣。其實此一問題。不僅吾國獨有。比者歐洲工黨。倡爲第一第二半以及第三國際諸號。以與資本國之帝國主義抗。所言雖不離工。而考其用心。固隱然有逃工歸農之意。何以故。以其不主謀利。而主公製作以均民用。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故。無奈歐洲之社會組織。一概託體於資本。如蟲百足。不可得假。而又農畝浸廢。衆民浮寄。地狹人稠。安所受田。一時名家如潘梯等。倡言農業復興。誠有明夷待訪之歎。楊君能否一問。在彼蓋未易答。而吾何有焉。吾本農國。今其精英。雖微蝕於僞工制。而大體未壞。謹謝楊君。亦長爲之而已矣。

或曰。今之言工業化者。亦特以吾爲國際資本所壓迫。輸入品所蠶蝕。不得不同趨於工以禦之耳。固非懷侵略之野心。以集資爲的殺。如子所稱歐美諸工國之所圖也。用意並不相悖。子亦何必標揭農國。以歸敵爲。愚曰。不然。愚固言之。農國之巋然與工國異。不在人民擇業之不毗於工。而在百業之本意不迷於農。俾君與董君辯。俾君之言曰。『董君以爲今日之中國。尙爲農國乎。抑已爲工國乎。若農國也。則董君所稱農國之民。質直而好義。喜和平而不可侮。生活單純而不乾燥。儉樸而饒生趣。社會安定而太平。鮮受經濟變遷之影響。無失業亦無罷工。凡此所言。何與吾國今日之情實全不符合也』善哉問也。茲爲憂時者之所公惑。誠未易通。愚忘其無似。請代董君而對曰。吾國固去農而之工。未舉工國之實。先受工國之敵。徘徊歧路。進退失據。農不農而工不工。因而社會見象。有如俾君所說者也。蓋吾曾不察歐洲所以爲工國者何在。及爲工國之利害得失奚若。徒蒙然舉工國之政制習俗。車服器

用。逞欲好爭。豪華開發一切之事。一一而模習之。唯懼不肯。樸陋者惶惑不知所守。黠猾者張皇靡所不爲。彼之羣治。以致如今日憚君之所刻畫。固然之理。無足奇也。然則如之何。曰。凡所勸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。不論有形無形。姑且放棄。返求諸農。先安國本。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。徐圖捍禦外侮之道。庶乎其可。農國之辨。豈得已哉。

(錄自長沙章氏叢稿)